

学者 艺者 尊者

张铁宝

我与胡寄樵先生初识于1986年10月。曾经的过往，总在心头萦绕，挥之不去。

胡先生是资深研究员，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安徽站专家组成员，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理事。记得我第一次去安庆，胡先生正值盛年，中等身材，前额谢顶，微白的鬓发后梳，两眼炯炯有神，面容睿智慈祥。“你是张铁宝吧？”我有些吃惊，我与胡先生从未谋过面。胡先生笑着说，我是通过学术刊物上的论文认识你的，你文章写得好啊。后来在太平天国学术研讨会上，我们又常常碰面，相谈甚欢，



张铁宝，著名史学家、二级研究员、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

交谊笃深。

胡先生乃博学之人，尤致力史学研究。早年他关注安庆英王府，1980年代初做出缜密考证，在国内反响热烈，得到太平天国史学专家罗尔纲等人的高度认同。安庆某建筑工地出土一件文物，被民工带往外地。胡先生闻讯后立即组织人员成功追回。经他鉴定，此为“天朝圣库五十两较准库砵码”，也是迄今首次发现的太平天国衡器文物，具有极高的价值。胡先生为此在《文物》杂志上撰文考证。

胡先生的考证视角独特，观点新颖，有理有据，更不被前人的某些定论所囿。尤其是关于崇祯御押的系列论文，引起学界轰动，他通过对御押笔划的盘曲、伸缩、取舍、增减、拼拆、借挪、叠合等变化，找出揭示真相的途径，令人信服地考辨出玺文为“国主由检”四字，从而解密了数百年崇祯御押之谜。胡先生有代表性的文章很多，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。

胡先生于文博事业殚精竭虑，曾带领团队走遍安庆的山山水水，摸清

文物分布情况，发现一批古文化遗址、古建筑、古碑刻等，主持发掘古墓葬近百次。在遗迹的保护上更是具有前瞻性，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胡先生有一双“火眼金睛”，过眼的文物达数万件。他曾多次应聘赴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讲学，备受好评。外地某藏家花重金购一件元青花瓷，送安庆请胡先生鉴定，他看后说是赝品。藏家心有不甘，又送上海博物馆鉴定，结论确为赝品。某博物馆藏有一件署名宋代画家翟院深的大幅山水画，请胡先生鉴定。他驻足细看十分钟，很有把握地说，这不是翟院深真迹，而是明代人所仿。多年后国家文物局组织顶级专家对全国馆藏字画进行摸底，确认该作品非翟院深真迹。外地某君捧一捆破烂不堪的书法卷轴，请胡先生鉴定真伪。他打开后眼睛一亮，竟是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真迹精品。此君又请上海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鉴定，结果与胡先生意见完全一致。

胡先生精书法，擅篆刻，数十年情系汉魏，神追晋唐，朝夕勤恪，守之笃笃，渐成自己的艺术风格。金文造诣弥深，格调高雅，行草笔墨流畅，清妙疏逸，隶书融篆籀、行草笔意，峻峭朴茂，洁净恣肆。篆刻从秦汉入手，兼收历代名家之长，追古而不泥古，刀法冲切结合，厚重端庄，隽永浑穆。林散之曾赞其印“有今古之风”。

胡先生不常作画，却喜绘雁来红，老辣豪放，意趣盎然。2009年他给我画了两幅镜片，我立即找人装裱，悬挂书房中。见画如见人，甚好。

胡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者、艺者，而且是位人品高洁、风操凛然的尊者，一辈子襟怀坦荡，宽厚待人，他没有傲气，但有铮铮傲骨。我与他几十年的接触中，颇有感触，也有教益，相信他身边的人一定会有更深的体会。正因他的人格魅力，才永远值得人们敬佩。胡先生曾多次将个人收藏的瓷器、古钱币以及书法作品等无偿捐献国家，这又是何等的情怀啊。

胡先生病逝，我怆然不已，专程从南京赶往安庆参加他的人生告别会，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。十年过去了，我一直忘不了他。一个集学者、艺者、尊者于一身的鲜活的胡先生，没有走远，还在与我们相伴而行，交流切磋书篆人生……

1990年秋，日本书法代表团访问安庆，市博物馆负责接待。接待的头天晚上，我接到时任副馆长胡寄樵先生派人送来的手札（即《接待日本书法代表团》），要我从速赶到博物馆。见到手札，心知事急，匆匆赶到他的办公室。刚坐下，他就告知我明天接待的相关事宜，大概的意思是说，你是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，请你明天来馆里参加接待来访的日本书法代表团。你跟他们交流，要说说我们安庆邓石如的艺术成就，日本书界很推崇邓石如。如果时间允许，也可以现场切磋书艺，但要不失礼，不失格。

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。记忆中，第二天的参观与交流活动气氛融和，宾客兴致盎然。我与日本书法代表团团长那须大卿先生交流很愉快，他赠送我一帧铃有他大尺寸篆刻印蜕的日本卡纸作品，还有一把他的行书邓石如名作联文的日式折扇。按礼节，我也当即向团长先生回赠了书作。现在回忆起这件事，觉得当年博物馆涉外艺术交流活动的接待工作规范有序，过程顺利圆满，彰显了安庆历史文化的厚重和书法篆刻艺术的脉传与风貌。

这次整理手札，忽然想到那天团长先生赠我的篆刻作品题款，上款题了我的名字，下款题的年份是1990年8月，这正是书写《接待日本书法代表团》的确切年份。至此，两通短札的书写日期全都弄清了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。转眼间，蜚声学界、艺坛的著名考古鉴定专家、书法篆刻家、安庆博物馆原馆长胡老寄樵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周年了。重温数十年前的两通短札，记忆长长，往事历历。谨以此文献给胡老寄樵先生。

两通短札

余龙生

送还宣纸

龙生兄：

前在炼油厂写字，承你借厂方宣纸10张，现托程辉同志携购新纸10张送还，谢谢支持。

勿致

敬礼

胡寄樵

7月6日

接待日本书法代表团

龙生兄：

明晨接待日本书法代表团，请见条后速来我处。

勿致

敬礼

寄樵

八月十九日下午七时

手札（手书），即个人的亲笔书信（包括笔记、记录等），“通常用于表达个人情感，传递信息或交流思想”，不仅为古今延续的一种通联方式，更是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。在手札的文字里，能读出国事、家事，感受到亲情、友情，体验到烟火气、人情味。古代的手札，多用毛笔书于简牍帛纸，或为后人翻刻复制传世，因此手札也成为书法艺术的一个载体，既有文史价值，又具书法特性，王羲之的草书《十七帖》、赵朴初先生的“家书”便是这类手札的经典。因此，历代名人名家的手札倍受珍视，是馆藏与藏家的

“文化名片”
胡寄樵

五一假期，宅于山谷书屋整理当年积藏的诸家手札。

在整理胡老寄樵先生当年致我的手札时，注意力集中到两通短札上。凝望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两通短札，往事如昨。

胡老这两通短札，是用钢笔书于林散之题签的“安庆市博物馆”专用笺纸，字迹为蓝色，也就是用蓝色墨水书写的。文末署名后的日期有月、日，无年份，但细看印在笺纸下方的四位数电话号码，以及蓝墨水的钢笔字迹，就可以推断出大致年份。两通短札的内容均与书法有关，为便于记忆，特意标名为《送还宣纸》《接待日本书法代表团》。



余龙生，号逸斐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原理事兼隶书委员会副主任，安庆市书法家协会原主席。